四庫全書

經部

易義古象通卷四

明 魏濬 撰



坤下艮上 剥

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鄭康成曰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剥一陽在上五陰剥之還返於地為歸根復命之始陽

氣一回萌蘖自生化機循環自無斷絕之候一陽尚存正人命脈賴此一綫未絕但盛衰之勢既不相敵惟須韜光匿跡以待邪炎之衰自有起而推援之者若往而與之角必為其所欲為犯羣小之鋒而觸其忌彼將得而甘心焉陽氣於此而盡剥之勢成矣

柔遇剛猶有兩踦之勢柔變剛必使君子盡化為小人而後快小人之心事如此

觀彖彖即盈虛消息之彖觀天彖之行順而止之止生於觀有幾先之見故能存此陽脈以為後起之端

剝不利往曰順止復利往曰順行君子一行一止皆本諸天道不是自已私心所造

彖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附地之山不是本然地下山體乃崩陁而下者故曰剝山高地卑反附於地如民以附君為正君反附民太阿倒持冠履失所便是亂道

民地象君之宅也民得其所則不震不騫君亦託之以自固厚下則宅自安安危之故原不在民若以私恩自結於民而使之附猶為伯者之事

地能載山亦能剥山民能載上亦能剥上故知山之所以失其高則宅不可以不安知地之所以失其載則下不可以不厚周家基業纒綿八百而始基静民厚下之所致也故曰髙以下為基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卦一陽上亘五陰俱坼下峙象牀

小人要去君子皆從其居止安處撼動則自然立脚不定遜避而去牀所以爲安也無人君側且不能安其身况有揺之者乎

千尺之隄潰於蟻穴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滅下君子便託足無所是以見幾而作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鄭康成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

遠故謂之辨辨分也以牀言辨在第足之間是牀桯也

蘇傳曰君子之於小人不疾其有丘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髮之善蔑貞者絶滅無餘而後凶可必也若猶有餘則君子自其餘而懷之矣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辨之上膚之下枕簟之間君子所託以安者衆陰之中獨與上應上不能為君子屏蔽下不至為小人

操戈故止曰剥之居剥之時無剥之心故无咎

君子疑其黨陰小人嫌其獨異故上下俱失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羣陰剥陽似隨其力量大小分定去做初以足輕輕

揺動使不安其位二以辨則有遷謫斥逐之事矣至

四則剥膚禍不可言求一完身自全之處亦不可得

至此則天厭人怒小人之禍亦不旋踵矣建寧開成

之季可為小人深戒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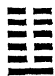
一陰自姤上至於五象貫魚詩衆維魚矣陰多之象五為羣陰之長是小人之尤如何便肯降服君子剥之勢自足辦以至於膚剥之力已竭威已殺無可復容其剥於此有悔禍之心焉轉而奉順君子以徼寵靈此悔心之萌君子用其控御之時也君子見羣陰之來汕汕然如魚之貫不復鼓鬣翻瀾之意遂以御宫人之法御之不懷其舊不借以權示之以寵愛得

其歡心而止羣陰亦遂圍圍屈首以聽其命而頓忘
剝之之心是陰與陽兩利之道故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艮為果又為宫象廬坤為輿廬輿宅牀同一象也陰
陽大分陽上陰下故陰為輿陽為廬
人無所棲託則不能以自立此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君子得其所載小人得其所庇而後各即於安故君

子而遇小人其來也則乘而載之小人則不然一遇君子惟求剝去之而後已小人而去君子之庇茫茫無可棲泊之所祇自剝其廬而已君子視小人如宅如輿措之得所而君子之身安小人視君子不知其為廬必以剝之為快卒之置身無所然而小人終不悟也

一果在上剝落於下則萌生而為復其所以能生者仁也故剝言膚而復言心膚潰而心存可剝者膚不

可得而剥者心也



震下
坤上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荀慈明曰陽起初九為天地心萬物所始為天地先

舊云自坤而復為入自復而乾為出愚意止就本卦

言曰出入是由出而入也自姤以後是遯陽漸出外至是入而來復出入无疾進退適得其度不為陰疾所乘

易凡言朋皆連數爻或是陰或陽此言朋五陰之象與坤朋來同義朋來陰順陽也自下連上為魚貫自上連下為朋來剝柔變剛是欲變君子為小人復朋來是欲化小人為君子

雷發聲則出收聲則入總是生意流通故无疾反而

復其道只在生路上行動不是死殺的計較七日來復謂之天行行以天也故曰復反也又曰窮上反下爻止於六七則六數已周再起凡言七日者準此

李鼎祚曰剥卦陽氣盡於九月之終十月純坤用事坤盡則陽復來隔坤一卦六爻故言七日來復一云五月一陰生至此凡歴七月如豳詩一之日二之日古人通呼月為日

有往故有復復只是情於復觀之天地之心可見

五陰剥陽已有無陽之勢陽止以民御之視為不識不知即此以留碩果之種五陰尚盛能容一陽之來陽便以朋待之謂其可化可誨即此便是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些子地上容得幾許若不求本領不返内照只是貨殖伎倆販賣生涯且主人不在裏面檢點却向外邉四向巡察總之玩物喪志俱關頭錯處

以剥為宅見人心之危不可無轉危為安之所以復

為闗見道心之微不可失即微即著之幾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剥上碩果不食至此種子落地復起生意陽方剥於

上即復於下故曰不遠復祇適也无祇悔如人認得

自家宅舍還居於内不向他處東撞西撞如云窮子

認父猶是適於悔途

道不可離如何遠得不遠亦只是謹獨功夫無間耳

一陽之復即是獨境從道上起念獨時自不放過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一陽既復二乃休養之時微茫善端容不得矯揉造作不休息反傷其和下仁如下種之下其蒔之也若子其置之也若棄是也剥曰果復曰仁一仁復生萬果果不落則仁不出須是剥爛得淨而後可以復生故剥稱滅下復言下仁

薛氏曰後世不知脩身故亦不知親賢之法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隂居陽位而處動極失位故不常動極故能改人心惟危頻復是危處求安不能遽脫之意居安乃深造之功已至若頻復正在危境如日月之至違時尚多二休復優游以俟自化三是助長有急遽忙迫之意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王輔嗣曰前後各二隂四處其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有所復故曰中行獨復

反復其道道脈循環終無斷絶之曰於此而復故初曰脩身脩身以道初位是陽氣之回四與之應惟道是從非從初從道也從初猶是朋從從道乃為真復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坤厚象敦與敦臨敦艮同上動變坤也

五去初遠近不得下仁遠不得從道以其居上體之中受中獨厚自與道味相投凝注不舍此性之之聖從未發之中做出中節之和者自考與自成自道同

旨
无祗悔是入德之事止言无悔身體本來潔淨如鏡
之明原無障翳
上六迷復凶有灾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坤國土之象卦主初象君李鼎祚曰坤先迷又為衆
象師坤數十乾無十坤無一亿言十坤終之象
覺即不迷如眼中障障去便能見物復以自知天君

失主故迷就迷求復雖復猶是迷境像抄云人不到見天地之心總謂之迷不迷亦非容易

用行師本是去惡之心只為迷中舉事知之不透便做的不好着數一差到底敗壞連自家主人翁也拚得箇没着落了

觀復卦辭與上爻辭聖人喜陽之回與惡陰之迷厥情具見



震下乾上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遯三之初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以初視三三居外觀失牛之象可見

无妄何故尚有不正无妄只言一點純樸真心未及執事與人者何若雖有亨道要須合之於正金真必

入匡範水真必就防隄寒真暑真亦有伏陰伏陽不是天地正氣必正乃是无妄非謂我本無心便可莽莽撞撞以遊於世也无妄而不貞莊周之學其弊似此如佛氏四諦中一任字聖賢脚跟須尋實地上蹈着不蹈實地一步不可行聖人於无妄卦中提出斯義卦曰眚又曰不利傳曰何之矣又曰行矣哉為人喫緊不厭重言之不欲人為無用之學問也

為此間有正不正之二路故止曰无妄玩一其字是

除去正之一路且不說而特言不正之弊如此

心是自家主人何為却從外來祇因前此為妄所據私妄既退但見一真為主似乎至此方得歸舍的見原日所藏無限珍寶全副家筵皆是己物驅役臧獲應接賓客己物已有更何内外之别乃知一内一外是義非真聖人提醒迷情之權教也

動健是執事之正剛應是與人之正亦只為宅有主翁主張裁決故能使之一一恰當

无妄心之體貞性之德事心之法莫要定性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所以立命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无妄是宇宙生理充滿六合天之生物物之有生秉是氣必具是理然必夜半一聲雷震方能透入胚胎根荄之内令真心沉没軀殻已久不是一番猛省動奮安得千門萬户豁然開闢使此一點靈機透露於外但此雷聲却在淵黙之地從起處起聽於無聲乃

其法也

天之生物以時先王之育物以茂對茂草盛皃只是一腔生意蓊鬱蓬勃隨處普萌不任枯槁之意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往吉得志也

无妄不往非濟世之學利往與往何之正不嫌於言往初九往吉是應世初心不失又得其正故以為得志无妄之往為得志則知用盡無窮機械祇自隨苦惱陣中耳

无妄而往是任天之行原无有妄何有无妄无妄之往何之矣知有无妄也无妄往吉併無无妄是以得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二象田震體象稼陰爻象未富

耕未有不思穫菑未有不思畬總是利心所使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行其應行之事原非圖利於始計利於終者世郤將耕穫菑畬四字折開以故紛紛未了雖

云利往初心原非為往若云耕而自穫菑而自畬妄根終未除盡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三來居初失牛之象初三易位艮而成震震為足為大塗從人位來象繫牛而行人得之三變為陰有所失矣故象邑人之災

此爻有二失一則有繫之失繫者以為已有而欲其

無失也不知天下之事惟不私其已則無所不容持之愈急而去之愈遠故君子藏天下於天下不以為已有也一則有求之失失於此而必欲求之於此其意未始不以為无妄也然卒至於大妄故君子不為刻舟求劍知執跡之求終無益於得也

二以不耕而利四以固有而貞而三獨以繫而求失之為有富之心而不知其固有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人世榮枯得喪皆不是自家屋裏事即惠迪而吉亦可來可去之物獨一片真心不為世靡不為情染歷榮枯得喪而不能增損者是吾固有可以貞之而守不能守此自喪家珍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俟果曰位正居尊為无妄貴主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為无妄之疾下皆不妄則不治自愈

治強國用緩治弱國用振國亂用重國平用輕皆因

其不足而藥之

五乾剛中正邪氣不干居尊位小病魔不能入下與二應元氣本自流行通暢無礙此而有疾直無因之疾可弗藥矣不可試者無病而投藥餌即為妄也舜不誅有苗而苗服周不戮頑民而頑化此勿藥有喜之驗

像抄云二不耕穫透過功利關三失牛透過災禍關五勿藥透過生死關初往吉脫然三關之外故得志

有用藥不中疾者亦有疾不下藥者皆由不識脈理之故五是六脈調故可勿藥脈理者何紀綱法度與君臣之志同道合是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灾也

无妄則吉利災青喜咎舉不入其胷次矣聖人一一舉之以為應何者正恐失貞不行為无妄累也故一則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一則曰无妄之往何之矣直言无妄更不下一轉語正誼而後可言不謀利明

道而後可言不計功也

三繫牛失牛故災上是騎驢覔驢故行有眚總是有意為无妄之過目本自明眚是外障眚去則目疾自除故五勿藥而上有眚有意於无妄即妄也



乾下艮上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乃應乎天也

下體乾中爻兌震上體艮乾兌食震震食艮自內及
外象不家食震木乘兌澤象涉川
大畜畜之大也畜養也止也吾身德性為大學問功
夫只為此用時時溫養密密脩證總是養其大者如
脩鍊家養出一點真丹應世濟人用之自然不竭利
貞者學之時醇駁兼收外道異端皆所不廢的然趨
向卻尋正路上走步步還照性體以故學雖博尚有
審問慎思明辨之功而後學歸於正方謂之大涵養

記云君子仕則不稼出而治人則食於人言及不家食即所謂難得而易祿其近人有如此也涵養至此正是經濟實學可以作世津梁涉川何有不利艮乃成始成終之卦仕之始學之終也

內既剛健外又篤實闇然之光自不可掩正為蓋藏得密許多新鮮光景愈畜愈盛若淺薄浮露一泄便盡焉得日日復有新境

能止能健止以居正健以行正

應天獨指五於理未確下體乾而巽應之只還他一箇應天便了天者時也學問成就到此又出而享祿得君正當為天下受此承載豎立大事業以應之庭諸時當如此爾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外之天易知山中之天難見挖去尺土即有尺天亦未見山如何占了天之虛空地分學問至於天而後為大

德只是心前言往行出自古人之心不過先得我心者多識正為養德至於德之成時却又用不多了正是因博反約之學君子所以善養其天也若不為畜德而徒事多識如食不消又復取食貪求不已填塞虛靈祇成得一博洽多聞小小家數全於性天無補賜之貨殖不如回之屢空以此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初初受止有欲前之意四初用止懐力遏之心故厲

甚於說而已甚於艱貞

初遇四二遇五正遇着不相容之人作意以相阻抑

初試步而即見危端二知幾而先自說輹皆自止不

進兌為人之所畜二无尤最為高着初不犯亦脫危

機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耶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終无尤也

二三乾體乾為圜圜行方止故皆象輿

輿兩說皆見於畜皆在乾體見幾明決不及於難惟

乾健能之記云可親而不可刼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儒之剛毅有如此者若到反目時節所持雖正已落第二着矣輻與輹亦自有别輻車下直木輪所以轉者所謂三十輻共一轂輻說則車不可行矣輹者車下伏兎絧之所附說輹行止挈𢌿自由非人之所能尼說輻之受畜者深說輹之受畜者淺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尚合志也

下體乾中爻震以乾良馬逐乾作足之馬並驅而進宜無難矣兩賢恊力恐有恃才輕忽之意戒三艱貞艱貞云何日閑輿衛三者是已良馬既閑任以堅輿加之衛從何往而非天衢閑輿衛只是自家轡銜按得熟自家力量承得起自家護持得密不至走作故攸往而利不但合力實由合志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豕皆陰屬故四象牛五象豕童牛艮為童也艮為

止又有牿與豶意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牿童豶牙總是治之於早隨其淺深各下制伏之手

四純用德禮牿之未能觝觸之先五參用刑政裁其

能為蹢躅之性四視五為計獨豫五視四其法更備

四喜而五慶喜者喜其用畜之跡忘慶者慶其收畜

之效大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下體乾乾為天上體艮艮為徑路路在天上象天之
衢何與荷同負也艮又為背負何之象
上陽剛有重力又居畜極負荷斯世之重以遊天衢
之上如行坦途綽然一無阻礙如童牛如豕牿豶皆
可不用閑輿衛至此亦無所事矣王道蕩蕩無偏無
黨大道為公之世也故曰道大行
畜兼養止二義止其不善即以養之於善曰牿曰豶
非必誅殺而去之也特以伏其妨物之性而歸之馴

耳至於上聖人若欣然喜曰今而後得偕之於大道也王者以善養人童蒙有教成人有造五禮六樂以節其性七教八政以防其淫非罪深過重不在衆棄之列皆欲養而之善其民亦自草非心黙還於善陵僭爭奪之忿俱消如遊康莊大道彼此往來坦然無礙後世導之不得其方制之不中其要繁刑迭起智故愈滋小而羅織之網與大而干戈之難作噴蛇怒獸充斥道路宇宙之大投足無所逯而思伊耆華胥

之化不亦遠哉



震下
艮上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卦體內虛外實下止上動皆象頤中爻兩坤坤地也萬物皆致養焉頤所以致養也

養之有益於人人之所共知也若養不以正則如不

時之賜予嬖倖之恩澤以之養人而人不見為恩是以君子有傷惠之戒又如醇醲之召疾屢儛之喪儀以之自養而已不受其福是以君子有伐德之戒

鄭康成曰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觀其求口實之物而貪廉之情可别李鼎祚曰口實實事可言震聲也實物可食艮成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艮東北方之卦乃雷既收聲陽氣未出而司生育之

候

人之漏泄元精而出與招納外毒而入必經於頤惟言語飲食二者雷在山下陽氣藏而未動於此養之而後夜半一聲物之生意乘焉太音希聲天地之元聲肇於斯太羹無味天地之至味起於斯必節之於無所節而慎之於無所慎而後見君子之養若止以箝口塞兌為養適足伐其和而已不得謂之養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

也

卦體離象龜居初下伏象龜之不食朶動也如花朶之埀有動揺之象初居動體之下象朶頤

陽實故能養陰虛故受陽之養初上二陽四陰之所待以養者也初自有餘秖為居下自有餘而自不知見四之養反不勝動情而舍之以從焉龜是有知之物非冥頑不靈者舍靈龜而觀朶頤為利欲所昏不覺喪失其所守是自貴而自賤之非人賤之也故曰

亦不足貴

四教初舍則不應表之靈龜四教初觀亦不應自名朶頤總是利欲迷人旁觀者似為四或名之耳不然人心自有靈龜舍之而觀朶頤非情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上體艮象丘

以上養下謂之常上反求養於下則顛矣人謂上實生我而反泼我以生謂之不經然既不足以養人矣

則不免於求養於人無交而求而民莫之與也則往而求上勢又遠而不及如二者上下兩無所遇歸於失養而已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十年坤象數之極也

三不中正上與之應上欲養而三不就似為自守之正然失有為之時甘於終身沈晦無補世道何利之

有我不言禄禄亦不及去之可也禄及而以拂為高君子不貴故養未及而干之與養已及而逃之其為拂同人莫不飲食也知味者鮮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體艮艮為虎王輔嗣云四應初處正察其所養則養陽觀其所養則養正

以四視初初有可食之德四之所欲食者好之不啻

口出矣眈眈之視其視也明逐逐之欲其欲也切傾心結納而肺腑相屬以此自上而施養賢及民施之光也虎之貪去龜之靈遠矣養以正雖貪如虎而不以為咎養以不正雖靈如龜而適以為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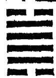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陰止體不能養人虛中比上故能任人拂經矣何以曰貞陽施自上理之常也陰德而執此

為常則無以及民矣故以拂之為正人知順之為順
而不知拂之為順以所從者上之陽也
為相者秖為不肯認一顛字故下士之節踈為君者
秖為不肯認一拂字故虛已之風邈不知不顛不可
以得士不拂不可以任相故知拂之為順而顛之為
正者而後能養賢以及民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卦惟二陽司養初居下時位皆不如上故由頤獨歸

之上人皆就上求食百計調劑舉從苑業中出天下之頤由上上之頤又由於心厲不為厲慶之源也五不自養故不可涉大川上代五養故利涉大川有上之涉則五可以不涉五涉適為馮河之勇上涉乃為濟川之舟

頤下爻皆凶上三爻皆吉下動而上止也此可以識頤之道



巽下兌上 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是坎體坎為棟四陽居中象棟二陰居初終為本末本末弱是左右撐持之人不得其力

棟橈吾將壓焉安能坐待其壓支撐維持之計必不容已故大過之世利有事不利安居王輔嗣曰大過大者乃能過也危而不持則將焉用故利往乃亨

大過之失在不均不足不能輔有餘惟損有餘補不足則大者不過而得其平往者所以致其均也

過非剛大弗勝然剛而不中則以過益過矣巽察盈虛之理兌恊人情之宜故非常之世有非常之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木不是橫流汎濫之水乃水行至澤停豬不漂木而止滅木木因澤漫澤消而木如故故獨立不懼

木漫於澤不因澤而枯故遯世无悶一云初在卦初

難未涯也宜不懼上居卦外不與其過宜遯
衆扶不懼易獨立不懼難暫晦无悶易終遯无悶難
獨立而負擔當之勇故砥柱可以廻狂瀾遯世而懐
不染之心故一絲可以繫九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位下象藉巽柔木又為白象白茅
凡物之貴者必有所藉而後安四陽之重惟藉初以
承之初而為茅之弱歟則不足勝初而為茅之柔且

潔歟則勝之矣故初象茅茅雖薄而為用重大過之顛而不顛初之力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凡木生近水者楊也澤過木則漫滅木在水中無不毀者惟楊可生巽為楊中爻乾陽過而老象枯楊巽兑皆女二巽體居初故象女妻上兑體居上故象老婦

稊稚也後生為稊其字從弟管子云長其兄而去其弟接木者舊樹必以新枝接之初陰柔稚正含生發之性二陽過之始取以自濟故可以救其過而還於中和

枯楊生稊於死中得活路老夫女妻從絶處遇生機

王輔嗣曰以陽處陰能過其本而救其弱處過以此無衰不濟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此過以相與之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四陽皆木二五近陰故稱楊三四居中故稱棟

太剛則折宜於柔克初同體上正應皆無補救之能祇有將順其過而已曰不可以有輔還是自家所為已甚若知自制即韋弦可佩何不可收變反之功而虞善柔之損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與上同體與初為應所處正與三同三太剛而折

四卦以剛居柔得燮和之用故棟隆吉同室之中一橈一隆得失具見有它則吝有它斯橈乎下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陰居上陰之老而生道息與初陰之稚者異二比初陰故萌生於下而得稊五比上陰故萌生於上而得華又二巽體主生五兌體主殺

枯楊生華生意浮於上而將絕矣萎可立待以五之

力而不能使枯者復榮所處之過與過而不得補救之人時使之也大過之時自有大過一段功業可圖而君驕臣謟以聽時之自過良可醜也

四陽居隂位者利居陽位者不利過而有以制其過棟之所以隆也過而益之以過棟之所以橈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滅頂不可咎也

頂首也澤滿至上故滅頂正澤滅木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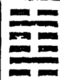
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力不能救而

以身犯其災其凶可惜而其過涉之心可原此所謂拚命必死非從井之救也彭咸之沈屈原之從誰得而咎之

君臣義重則身為輕滅頂之凶激於義不得復愛其身自是經常之理大過主於行權爻却以經正之道終權即經也此知反經之說為謬

處一室之中必棟與本末相稱而後成其為室亦必老少夫婦相宜而後成其為居君臣上下之間一有

偏重則本末之勝棟與不勝棟總歸於傾少之得老與老之得少老夫之得妻與不得妻總歸於敗



坎下坎上　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虞翻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日月應按潮汐灑然如期

而至曰洊洊信也象乎坎又象心水盈科放海行者

水之性也

習坎前水既去後水又來此是流水不是停滯死水

水流行於巉巖曲峽之中如其險阻之勢與之洄洑

轉折以遂其性之善下故善行險者莫如水使處險

者皆如水何妨於險故平不足以見水至於險而後

水之真性見平不足以見君子至於處險而後君子

之真心見

世路崎嶇一身都是受險之處維心能不受險處險之中而險不能入遊險之外而險賴以平故曰維心亨

蘓傳曰所遇有難易而未嘗不志於行者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盡而是心無已終必勝之故水之至柔而能勝物者以心通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

逝者之行不舍晝夜新故相代而機未嘗停君子觀

盈虛之故以為心之不息似之故消自心之險莫如德德行以常則念念天理而成章有必達之機消人心之險莫如教教事以習則事事凖繩而世道無横潰之勢

司馬温公云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中小穴曰窞

流而不盈水之道也入于坎窞則入而不出失流行之性矣沉淪於小數遺笑於望洋自甘墮落坑塹寧復有注江赴海之日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是入險中求出險者剛中不為險困故求之而小有得得而謂之小得正二之巽翼小心處能為大於其細者險不在大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小得即大得之基如挖土得泉涓涓不已即成江河豈可忽於

其小

未出中正好於險中幹事視險如夷故求之而有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

終无功也

曰終无功是三亦於險裏圖功者行有尚隨險之形

變通以求濟胷中何等從容自在故能有功來之坎

坎則倉皇急遽心中不得亨泰惟覺此身之隨觸皆

險而已拯之不能避之不得險而且枕何以有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凡言酒者皆坎缶震之象也坎為隱伏為通自牖是隱伏中得通之意

貳副也禮有副樽約約束如箴規之類

樽酒簋貳禮之簡者用缶則簡而質矣居險中全是昏黑境界如坐暗室得一線光明照入室内便覺爽然故相求之情甚急自坎窞深處討出一箇透明孔

竅是六四若心為五處直以誠心相照不事繁縟一得之是片言之當皆足效其靖獻范少伯之於勾踐李鄴侯之於德宗足以當此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器溢則人概之故盈者人之所欲概也不盈則適得其平水性原來是平適得其平之性而已大心可以體物若處險只是小心為當二之求得於小五之中而未大正是出險之路非不能大要自小起方得

於重險之中說到平字地位如下瞿塘灩澦左瞻右顧眙盻不定直到石䃂江平萬頃一碧人心世道之險到得平處都是如此

許氏曰人行到憂患處如水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舜事瞽瞍到底豫時是坑坎到此纔滿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水流到極處無可復往直是一泓汙混之水爲人所
嫌棄者故叢棘之不安甚於坎窞徽纆之係甚於坎
窞之入
九家易曰坎爲叢棘又爲法律周禮王者外朝左右
九棘公卿聽獄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下罪
一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上罪三年而舍三歳不得
則司圜所謂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禹之行水水之道也水就道乃得其性故初上皆言

失道初於發源處差故入坎窞而不能出上於委末

處差故寘棘而無所歸



離下
離上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

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離乎中正故

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牛土屬火之子離陰火象牝牛又離得坤中畫是代

母用事之女

陽光在外附陰而後有明火之為物不能自見必有所附而後見發之正則如燈之取明炊之取熟民之利賴存焉不正則燎原炎岡為害甚烈故麗者火之用而麗之者火之體也麗者在人是七情之用麗之者則性之發而為情也麗之正而後發皆中節故制火之炎莫如定性

能受陽以孳生者物之牝也陽附陰而陰受之麗言陽附牝言陰受陰不受則不成麗矣牝牛順而能受

養此順性於中故能消其炎之烈性以歸於正

人身只水火二者亨者火之德貞者水之德得此一

點真水制其炎烈則火得其性而不至於妄行

日月是火與水之精總有明象百穀草木則火之精

華附土而出故乘於木衰於金而盛於炎陽長育之

候

上離麗天下離麗土重明上下並麗君臣合德天下

化成故無不真麗之羣生

畜養也止也止之而後爲養須是牝牛方無觝觸之性止之爲易胡氏曰坎水潤下下則陷故尚行離火炎上上則焚故用止予謂堯之欽明明而止也胥子啟明明而開之則不止不止則聰明自用而名之曰傲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作字絶有意作君作師作民父母只是此作兩作是緝熙日新方合離體若聰明自作則精馳於外不能

回光內照目營四海而五官之內反為障府明窮於不可繼何以照四方

繼明只是一明又新只是一新求其接縫之處了不可得

蘓傳曰火得其所附則一炬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傳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居初象履錯然履之聲也王輔嗣曰錯然警慎之貌

記云行容惕惕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所以慎所履也故躩如其不前踧踖如其若懼履之而若錯然有聲敬之至也九百過咎皆從履生履而能敬夫復何咎毋若火始庸庸聖人戒之於初良有深意

霍子孟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不失尺寸可謂履錯然矣其後履盈不戒禍起驂乘以致覆宗是不知辟咎之義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本坤爻居中象黄

中無定形因物而賦之形若隨物之來付以恰當之理以此麗彼自無有餘不足是謂黄離與允執厥中同旨

離之二與坎之五兩爻主卦故坎五之險則曰平離

二之離則曰黄舊火色赤新火色白黄火之中色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

之離何可久也

離下體將終象日之昃亦象耋三至五互兑兑口象歌亦象嗟坎二用缶以其中實而有物離三鼓缶以其中虛而有聲

學問死生同條何論老少故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衛武耄期聞道不懈切磋非貴生貴其所以生也世情大都兩種一種置生死度外放曠為達一種生死之情甚濃汲汲顧影人不能回魯陽之戈猶將求秉燭

之照鼓缶之歌與大耋之嗟總是無奈生死何耳當思形有衰髦性無衰髦倏有中昃光無中昃方知靈明真性與天地無盡

一息尚存猶期大悟朝聞夕死何用咨嗟不則一失人身幾時回轉之日味何可久語意使人惕然有警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是繼三而用事者前離既盡後離旋至有突如其

來之象如火之蓬蓬勃勃而起入之者滅觸之者碎至於死如棄如烈火所經無不灰燼太陽當空誰爲罔兩是再經一次刼火自無可容其梗頑不化者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涕目涪也離爲目象出涕象嗟與三同

聖人爲民盡如慈母之爲嬰兒慮也五居重離而麗乎中有若墜之憂有如傷之視既涕而沱又戚而嗟悲憂惻怛之懷悽然可掬仁人之爲君長其情如此

經四一番熾燃熏灼至五變作清凉世界滲然而淒以寂喧嚷熱閙之情俱息此以水之沈制火之炎故不至焚林燒天之憯

鄒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二得位五失位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象曰王也又為戈兵戈兵之鋭在末居上象出征

亦象首故明夷之三彖南狩亦云大首

居重離之上文治已極不可弛其武備故用出征折首猶若崩厥角稽首出征而折首績之嘉也非我族類其心有異能使其俯首歸命非明德之遠布者不能及此

五涕嗟是一腔慈悲之心流出上折首是一段猛烈之性做來以五之仁柔天下以上之武威天下剛柔兩得其用而麗之義始備

易義古象通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義古象通 卷五 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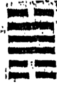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炳

易義古象通卷五

明 魏濬 撰



艮下兌上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否三之上坤上一陰於乾乾下一陽於坤是二氣感應相

與一陽下而一陰上是男下女

咸从戌从口戌九月之辰一陽藏於戊土之内戌下从口含藏不言之意咸本訓悉子瞻思治論所謂非從其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不言而同然者心也故獨以咸訓之吕覽云精言不若微言微言不若不言以石投水善没者能取之以水投水易牙能辨之以心投心則善没者不能取易牙不能辨也

咸感也彼此俱感故曰咸咸必徧必交惟正能之

一感不再感者昏禮是也女爽士貳則不交而心離

柔上剛下謂三與上陰從陰陽從陽則弁毗而相勝

相勝則相軋一上一下感道乃成

剛先柔男下女納陰者其陽之事乎

山澤通氣故化生萬物内止外說故調於人心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虚受人

山之草木生雲雨出者受澤也君子之衆流歸百美

集者受人也山澤通氣以山之虚受澤之潤惟虚故

通不虛則不通矣故曰竅於山川若意見智識填塞胷臆更無空虛地分何能有受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一身自頂至踵無非感也然不過言行二端行起自足言出於口下體艮艮為止時行時止艮之德也上體兊兊為口順天應人兊之符也故下三爻象足五上象口四心居中以象言行之主

足所以行者也足點地時便有周涉六合之意生而

桑弧蓬矢以射四方非謂安坐不動為是但起步之初情多躁迫此時步步務尋實地上着脚一生方無失足顛蹶之誤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之附三猶腓之附脛脛欲前而腓先動二急於應五然不能離三情雖急而勢尚阻得止宜止躁動無益於進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

隨人所執下也

足之動自下起由拇而腓由腓而股拇腓欲動股亦不能自禁三乃止之所以為止者拇不著吉凶腓吉凶相半三獨示吝股漸近於心股動是坐時不定不肯安處之意見心之無主故曰志在隨人有感有應理之常也若主隨則僕妾厮役之事所執下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有心即有思人無不思的時節有思即有往来無思者心之體思来思去本體原未嘗動但說到思時便分岐路思而貞周公夜以繼日孔子慎思近思者是也思而不貞李林甫之偃月堂章子厚之退思軒者是也貞而入於不貞王介甫之爭新法張德遠之議北征者是也

往来是思之境因境者順逐境者馳無往来則心死太往来則心亂故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朱子曰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不窮叅看此爻貞者義理之用也憧憧者私意之揣也

與思並出者朋乎隨思俱到者從乎善學利跖思之朋也琴瑟戈矛思之從也

山虛而澤通焉心虛而思出焉常流者心之體欣暢浹洽者心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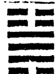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博雅云胂謂之脢胂夾脊肉也今訓从此一云脢在口下心上陸農師曰脢即喉中之梅核今謂之三思臺注云脢居喉中動而迎飯食以嚥此説近是正五所居之位脢喉之出納所也不能通言語可無捫舌之悔諸體雖無心然皆聽命於心脢則心之所不能役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

上當兊口開處聲屬陽三陽之聲從此出口宜養黙

然亦全閉任不得如人主之詔令三公之論道諫官之風議君子之淑人皆口說之不容已者不可坐定是吉是凶與初揲意同俱不著占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聽命於思則擬之議之自成變化失不在咸在滕耳滕者飛揚之意出而不返駟不及之矣陸敬輿云以言動人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動



巽下震上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

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泰初之四初剛上居於四四柔下居於初

咸以少女配少男恒以長女配長男少則交感之情濃長則相守之心遠

恒非執一不變之謂於中自有一條順利道理可以

久者恒亦只是久久此件不錯自有通行無礙處此便是正而利往恒若不亨且有咎必恒非所恒久不於道者也恒之正直心為基感應為符至誠無息不過不疚無惡以至靡爭而天下平若錯認恒字執一見為是挾書博塞歸於亡羊故此卦六爻無一著之吉占者祇恐久不於其道耳

易鑿云雷風相與雷動則風發未嘗相離故曰恒若言爻助其勢則為益矣巽而動不可作順動順動則為

豫愚謂順是見得道理如此便依他行將去巽則深入理之精微故可以行權而為德之制此豫與恒取義之别

常人之情始未有不果勵者惟至事終精神必懈倦而止於此接續不來故行之亦不能久即見有沮滯不通之處不曰始則有終而曰終則有始見恒之道永久不壞只是一脉先後聯貫不絶天地之道貞下起元絶處逢生更無止息之日

顧氏曰終為貞始即往守得正理有常即是終行得正理出来便是始

咸言情恒亦言情可知恒即於感處見不是湛然虛寂時候天降下民厥有恒性發為情而後其恒可見若性則本自常一無二不須更說久矣或云萬物有情天地何以言情復見天地之心有心自然有情若使天地無情造化亦幾乎息矣萃亦言情謂其聚以正也故亦言利貞亦言利往天地萬物之情貞是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方者一定之矩雖變易無常此方却移動不得立在方内方可出而四面應酬自能隨方合節如人居室出而營作還返歸舍乃有棲泊之處若立不於方偏東即不見西倚南即不照北游於方外曠莨之野茫茫蕩蕩如何站立得定

楊敬仲曰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言恒而恒有此象此人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為未始有動也孔子曰

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居巽之初其性務入凡善入者見人無不施其營鑽之巧兼之柔暗不能見幾而作始合而遽求深雖以四之正應猶不可動況其他乎蔡虛齋曰以常理求

之謂言欲其聽施欲其報必竭其忠必盡其歡如此非惟不塞所望而反逢彼之怒嫌由是起禍由是作矣故凶而无攸利

王輔嗣曰求深窮底令物無餘漸以至此物猶不堪而况始求深乎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九居二質本柔而用剛如俗云心慈性急者事激於外未及細思所行不免誤於任氣事過旋即自悔

久中者誤發之時不失和柔本色尚有節制加之沈潛自能詳審無失故悔可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居上下之際欲巽而入又欲動而出其德不恒蓋是天理自然真心發現人之潔躬飭行盡從此念做起九三有剛正之德恒心本存人品自好第躁而不能守常有德而不能有恒耳緣他有德故羞緣他

不恒德故若或進之以羞或者心中恧然自愧如有以羞加之者非實有其人也所謂即此是惻隱之心是也无所容亦是自己慚愧覺天地之大無所藏其一身非剛正之人何能如此貞吝重無過也因其羞而激之若已為有虛為盈約為泰則亦無所用恥矣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震象禽巽象

學志於道猶田之必志於禽爻位值四九雖能田四

實无窩四陰位異端曲學總之陰道於此覓求似有得而不可謂之得也惟久於其道斯為真得九陽持久之力有餘第志向一差自認為是一生精力竭之無用之地竟無撥轉之路深可惜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下體巽象婦上體震象夫五以陰處陽卦又下從乎陰卦之陽故曰從婦

五柔中與躁妄自用者異可謂之德但居乃丈夫之位以制義為職者恒則其柔無制一味懦慎進退唯諾無不聽之於人所謂無非無儀以順為正乃是妾婦之道非夫子所宜有也

從一而終終者恒久意婦人之貞只是從更無他法內助如姒如姜亦只是從從婦者以夫子而從順從之婦道則牝雞晨鳴重人柄政凶於家而害於國勢必至矣

柔中之五如黄裳歸妹之類皆著吉繇此獨繫之凶者柔中可時用不可為恒也大有之五戒之以威如義可類見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初為入主故浚上居動極故振

李氏曰振恒振動其恒也如宋時祖宗本有恒久法度王安石以為不足法而紛更舊制是謂振恒

看大无功一語是振恒之人狹小前規本圖竪立勲

業不知返貽國家生民之害不惟功不可得而且大无功為戒深矣



艮下乾上 遯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一陰為姤尚似適然之遇至此進而二陰一箇已自可畏又再添一箇来勢無中止此時宜於早遯遯則身雖去而道自亨脫去世網何處不天寬地濶何等

通泰陰進而使君子遯以避之原非小人之福小人得志氣燄愈張凌暴之情益甚必天厭人怒禍敗旋亦及之然孰與君子俱全之為利

陰至於二正與五應五乃正人領袖若推倒此人則衆正一網打盡而國空矣司馬君實李伯紀之倫雖去猶能再出以為君子表倡若陳寶之難株連蔓引正人淪亡殆盡國社從之以此知遯之所全者大矣二與五應據其本念原非欲與君子為難但邪人

氣類相投欲排君子每從君子所信之人身上用力借正以攻正其謀最巧亦似天地安排此輩使從中起以戕君子者非見幾之明決策之勇者不能曰與時偕行恐其緩而不及事也

遯之時義不但關一身出處之關實繫世道安危之故

遯有高舉冥飛以避矰繳者亦有身遊朝市心在山林者又有和光混跡處於小人之羣而心不亂以為

正人憑藉者要其時之所處何如耳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不拒山山自不能近天君子不卻小人小人自不能近君子處湼而不淄在染而常淨非以跡遯以心遯也化小人為君子亦只此法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陸績云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遯而獨後禍已臨頭倉皇急遽之情轉覺其甚此時

攸往動犯禍機徒益其困耳惟静待其事勢之定猶或可免亦遯之一策也晦翁云遯尾厲到此時去不迭了所以危厲而不可有所往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二柔中黄牛象艮為手而性止執象剛性躁多不能執能執者多是柔為他牽扯不斷柔中故又執之堅而不肯變二非執中順乃用中順以

為執也真實完全堅固一片隱遯之志功利名譽不得其隙入之故莫之勝說

遯有二有無心於世而遯者有有志於世值勢不可為而遯者二居中有應非無志於世獨以時當遯而決去志蓋見幾明決而遯世无悶者也陰勢浸長時局日變人非不知但乍浮乍沈欲行復止在門限上立身者衆耳只為志之不固

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與二乃陰陽消長之際將退未退繫遯之象三動成坤坤為臣又艮為閽寺臣妾象三迫二陰宜為諸陽屏蔽故云畜臣妾

小人之牵君子能使繫戀之深故遯者須是有斷腕決踏之勇方能一去不復回顧若為私情所繫呢呢而不能舍必至墮坑落塹而不成其遯筭来病根只在一繫字上故有疾而厲但用之以畜臣妾則可耳

臣妾二陰也畜止之使不得上凌君子因其有繫而閑之以衛正之路也與包有魚義同

僮疾甚而羸之貌象其戀戀不能自振出處大事既濡忍不能決但能止之使不能上凌亦可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應初亦與陰為耦剛明之人以義制欲便能毅然割去故不中小人機辟乃君子之事知好而又知遯者君子也若小人則知好而不復知遯矣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五與二應二是新進之陰戈矛未起亦且機芽未兆知其勢之必然而先時決去非但君子莫測其幾即小人亦莫解其故蓋與世未有忤端而自遂去志無所繫亦無所好故曰嘉遯遯之貞也二之志固猶有把持之心五之志正全泯高蹈之轍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去柔益遠高而無應又居嘉遯之上故稱肥遯肥

者疾之反心廣體胖睟面盎背有道之象也與山澤之臞自別寵辱不驚治亂不涉尚羊萬物之外更復何疑


乾下震上大壯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雖進氣分數只可適中過猶不及總之未善泰三陽中數進而四陽則陽勢太盛矣故為壯壯非君子

所宜惟約之以正則壯而不壯不壯以勢而壯以理

乃為大者之利今人只為誤將壯字認為好境故全

局皆差剛以動剛字亦是兩頭話用壯用罔皆剛也

聖人不是喜其壯正憂其壯耳壯則許多衰謝光景

只在目前故别無美辭而止以貞之一義救之

遯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

聖人以小貞止邪而以大貞維壯

陽主生生生者天地之心情乃心之發由復至壯天

地之心盡發而為情矣故於一陽見天地之心於四陽見天地之情情發而中節謂之禮故非禮弗履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立天下之正位是甚大氣力方能至此雷震而陰翳皆消性動而非僻盡退所謂自勝者強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君子淵默之中有雷聲焉雷動而千門萬戶自開三百三千皆從此出

知非禮易弗履非禮難不能自勝其私則足亦有不

由心的時節須到實實弗履地位方可名之曰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陽剛居初如位之畀而欲與國家之大計如事之始而欲圖速就之功名急性向前萬無可遂之理葢自信時之壯力之壯全不度勢之可否不知淩越之無功淺嘗之必僨也因過信而致凶故曰征凶有孚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者救其舉事之失中者原其宅心之平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卦體似兊象羊三前四一陽當前象藩應上上為角上陰爻故羸其角觸藩者用壯象也

罔者不揣事理不察時勢似掩了雙目而行惘惘然視天下事皆若無有不足關其心目者不曰君子用壯而曰君子用罔君子身處壯中不是用壯乃為壯所用耳如此則君子與小人兩相角逐无復是非邪

正之别矣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甚之也亦惜之也

壯三即遯四故二爻皆設君子小人二義一以儆小人一以危君子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本是坤坤為大輿坤進為震震為大塗故壯于大輿之輹四前五上皆坼故決而不羸

四陽進之爻陽而處陰似乎不貞惟其處陰而剛不甚故可勉之以至於貞貞則吉而用罔之悔亡矣車得輹而行輹壯而後車行無阻

大輿人之所載壯不用之於凌轢人而用之以乘載人此善用其壯者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易音亦與埸同田畔地也周禮一易之地休一歲復種又縣師註云郊内謂之易郊外謂之萊五位震

為畱畜互乾乾為國又為郊易盖牛羊牧地也旅上
位離象牛動亦為震故取象同

卦至六五四陽已過諸陽皆恃壯喜於觝觸至五而
剛狠之性亡若喪失其壯者隂居陽位不免有悔但
居中而剛不過性剛情柔不至亢戾而有用罔之悔
五之免悔為其剛心不勝弱氣非能調劑柔之
用以協於中也故於失壯之爻發不可不壯之義曰
位不當盖至五壯勢已衰與四陽所處不同若失壯

而至於靡何能乘時以圖建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處卦極象不能退質本陰柔故不能遂

決藩初意欲一決便開直前無阻不知角反為藩所制而不能遂進退兩無據矣既不能退遂恐其智困力竭持之不堅或至降伏小人與之打成一陣則大者漸至消滅而不復有君子世界矣故教之以艱艱

者以退為進即詳審之意不詳於先猶可審度圖維於後也咎不長決以終無退而不遂之理聖人於四陽爻戒其壯於二陰爻又虞其壯之不終扶陽之情於此畢見



坤下離上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日出而物進故以進為義觀四之五柔進上行又進則為離如日之升康古注美也安静和樂曰康又五達之衢曰康衆所往也康侯言侯德之美坤為馬為衆象馬蕃庶在離之下象錫離日在上晝之日坤

臣道日君德故順而麗乎大明

明出地上所謂太陽出清風發陰翳余消太平清霽景象君之禮臣錫馬而至蕃庶晝日而至三接正惟君有明德如日之升臣以順承如地之下故能有此

遭遇侯而際此又千古僅見盛美之事故曰康侯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幽都之日明本非虧暘谷之日明非始現人心如日祇因氣習汙染以致光彩埋没自德自昭本然真體呈露鏡體自明慧心自照元無所施滌除拂拭之功

像抄云晉自昭明夷用晦以出地之明自昭以入地之明涖衆彼有明於察人闇於反巳者何以為君子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應四四互坎居險初不見信象罔孚初居坤體土性緩而含宏象裕

居下宜摧不正致摧救摧莫若正守正莫若裕不能裕而急於求信則迎合之謀自媒之路無所不趨而不能行正矣獨行正謂摧如之時獨有行正可以免摧遂進既未受命雖有急性無所用之耳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之應爲五五互坎爲加憂二五俱隂故愁如二隂同德故受福五君位而隂居之故象王母

未受命故可以不愁而裕晉則受命不得不愁矣世道偕大擔子挺身出來承當任重則愁隕越眷厚則愁報稱朝乾夕惕何念可以放過愁生於晉亦惟有二之臣以愁居晉而後王母可以無憂

人求食於其母五有巖柔之德人之母也二以順而承之蓋行君之惠以致之下者二也俟德之美何以加此此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介福即錫庶三接之類

六三衆允之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坤為衆土德為信允之象

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晦翁云晉時三陰皆欲上進三之處地較近也蓋三乃衆陰之長三進則罔孚

者孚而愁者不愁矣上行之志衆之所同故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互艮象為鼠又互坎坎為穴鼠之所以匿貪

翟元云晝伏夜行貪猥無已故云貪而畏人詩鼫鼠

鼫鼠無食我黍愚按鼫鼠田閒大鼠蓋竊禄傷物之

象人臣自畜馬乘以上皆有不畜之戒奪民利以傷

天道故周官六計貫之以廉貪黷為官閑大僇此則

大貪在位吮剥民膏而屏逐所宜先及者貞厲言必

危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五卦之所以為晉者萬物皆仰其照雖以陰居之而其悔亡君心如當空之日無不被其照臨雖無邪妄別情之牽而於失得之間不免營營動念一團虛明靈照便如微雲淡霧往來其際不免為之翳蔽蓋爽明之主求治之情偏急耳無為之為其為更精不治

之治其治更遠如乘馬者後則恐不及人先則恐為人所及心在於人而不在馬必至馬敗轡僨謹控銜正轡策調於馬志而適於馬體自然千里可致故曰往有慶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進而至上無餘地矣求進尚不休止是晉其角也角其可進乎祇見往無復之矣伐邑正為其角遂之情

無復可往惟用以伐其自邑又甚於失得之恤矣躁急之人獨鍾戾氣一片爭心無往而非敵國所至輙與人角短競長總為貪心所使往無所遂則反而內攻盖其剛戾之性如此聖人懼之以危知危則躁心自歛也處明極而曰未光明甚而返成暗與晦而明者異故有伐邑之事



離下坤上 明夷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彖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為地所掩有似於傷而有不傷者存不然則厥旦東昇者何物故以境言為明夷以用言為晦其明明明而顯用之順道也順故易明而晦用之逆道也逆故艱

文王之難關國運之興亡箕子之難在骨肉之疑AI此大難内難之别然文王以臣道受夷事以柔順其

明處止紂一人不見他人未嘗不見也箕子以懿親受夷艱以守正其明處非但不令紂見而亦不令人見矣總之所遇者夷而所用者晦其道未嘗異也易範兩部大經典行之萬世如日月並耀然皆從難中得之使當受夷之時其明少有虧減其志稍有歉邪何能發出這段開天闢地羲禹未發的道理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晦其明藏其明於不用也

晦而明是晦以行其明闇闇汶汶則不明察察皦皦

則不祥故明而以晦行之

事上用晦人知之蒞下用晦人莫之知也蒞下固用

晦蒞衆尤不可不用晦我以一目視人以衆目視則

一目之視窮矣我視衆必有不盡衆視我則無不窺

欲以一人之明敵衆人之明不勝也惟以晦用明晦

無窮明亦無窮故自暗視明者明而自明視暗者昏

嚮明而治自暗視明此用晦之法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體離離為鳥離火炎上象于飛垂其翼初在下也

初應四四象主人

飛而垂其翼傷雖淺可以去矣三日不食不遑食也

即接淅而行之意四初之所主如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四與初皆宜去者此時患害將至四尚未覩其倪恠其去之太早不免有言然君子之行義不

返顧遑恤人言雖以主人之親不喻其遠舉之意亦不計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初為足二居足上象股左股非便於用者傷猶輕也二坎體於馬為薄蹄動則為乾乾為良馬象馬壯用拯馬壯言用拯則須馬之壯者蓋決其速去之意皎皎白駒縶之維之不可得矣又拯之而用壯是何

其情之急也穆生云今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見之早矣時行則行謂之順可速而速謂之則初之去決以義二之去律以則時當明夷無可淹留之理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上居上位南狩者敗而去害之事冬獵曰狩日行南陸為南狩易解云以臣伐君假言曰狩天王狩于河陽為君諱曰狩此為臣諱亦曰狩大首言獸之大者

觀此黄鉞太白之事書之此爻矣不可疾貞則觀兵孟津之會是也

周公以為大得志表弔民伐罪之心孔子以為未盡善存千古君臣之義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為腹四入坤體象晦離火為心四已過離象出干令升曰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過三而四故

曰出門庭看節二不出門庭可見

心在腹内入左腹晦地得其心晦而明矣室有重閴

心有天游明不因夷而晦者心也又云室無戸牖婦

姑勃谿得門庭而出則明不受夷矣微子不頋行遯

故獲自靖之心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此卦獨以上為君蓋夷至上而極無復可往自五以

下皆受其夷者五處最近為地本是君位故不言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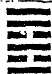
而以王室之懿親當之卦曰艱貞此不言艱設戒則以為艱說到箕子身上自是捹了此身受其囚繫安然處之不為艱矣夷其身不能夷其心如日在地其光不滅故曰明不息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可使晦晦不可使明上非無明只是不自明其晦耳夷是晉之反對晉時離在坤上原其始故曰初下

照於坤故曰照四國吾生不有命自天登天之狂態如此故始於夷人而終於自夷君有君則臣有臣則臣順則故拯壯而遁去君失則故負德而入地

楊龜山曰三仁在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愚謂四遯五奴坤全體毀壞止存上之在上豈非獨夫



離下巽上 家人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巽長女離中女二四為上下卦主柔而居正女貞之象利女貞主家之丈夫刑家有法能化女德為貞非女之自貞也全卦五為家之主伯剛健中正能刑其家使梱内之女不預外政無鳴牝司晨小君睽黛之事女之貞五使之也齊家壹政為先故女正先於男

正

關雎稱淑女窈窕窈窕二字義取幽閑便是貞字樣子

男不正無以唱女女不正不肯從男便是天翻地覆男女正則知始作成兩得其分陰陽會和氣通宇宙無此無以成宇宙自清寧奠位以來義本如此故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君臣天地本無缺陷此義何時消歇

為男女正乃天地之大義故治家者當以義制恩義

有分辨裁制主嚴凡父母皆君二五中正始得稱嚴君君嚴以治家家嚴以承君故曰家人有嚴君焉惟嚴斯與天地之義符而不至於恩勝

父子兄弟夫婦只是一箇空名却各有實實當脩的道理乃是真父真子真兄弟真夫婦人各自盡於名方稱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此是人人做得家家行得家正天下焉得不定舜底豫而天下化只是能使家正從身上做起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馬季長曰木生火火以木為家故曰家人愚按木生火火復生風生為母子配為夫婦比和為兄弟於家人之道備

火出風歘然有聲然必傳之於物不傳之於物則火不見矣故言必有物薪盡則火傳火寄體於物而流行於空中傳木則然木灰而火在故行有恒

言有物行有恒還是嚴治自身乃為嚴君於此見天

地之大義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動為艮艮為門又為止閑象

家之法謂之閑人皆有家使家之人越於吾之閑雖家不為吾有矣初是有家之始機智未起淫僻未生依然淳樸之初此時即以剛治之似乎有悔因其防閑得早以致家無失德何悔不亡諺所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正是閑之於其未變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一隂居二陽之中象在中饋

中饋大抵祭養賔客飲食之事内則所記備矣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无攸遂則内言不出於外可知在中饋則綦履不即於堂可知婦德至此順之至也是謂女正位乎内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三居下卦之上象家之長重剛不中象嗃嗃

家人嗃嗃與琴瑟塤篪異矣但能令家人嚴憚不至媟褻而生瀆亂治家只是一箇節如初之閑於未變上之有孚而威乃為中節嗃嗃似乎太嚴然曰不失文指嘻嘻之失以反証之益見治家之法用和不如用嚴故號之曰嚴君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四承乘應皆陽陽實象富又為巽主巽近利市三倍

張氏曰記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肥即

富義

順在位乃是有物有恒正内正外以順天地之大義

陸象山曰人家興替在理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卿

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理義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

見纓絶而人有理義正為家興

陽主義陰主利凡理之未着於事為義既着於事而

功效見為利如張忠定公云公事未落文字以前屬

陽既落文字以後屬陰即此意但義利既判利之一字遂有義內義外之分世人多錯認耳如利用安身之利即精義入神之義以富家為主利恐非金錕開眼之法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人主最可憂者在宮闈之內不在殿庭之外假有家可勿恤矣君必有家而後可以有國有天下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有家者亦惟文王乎

聖主而得賢配雖是天作之合還由刑于有法求以寤寐式以肅雝篤周祐而對天下良非偶也

勿恤無相畏也謂之交相愛如唐之中髙始以色孌卒之受制宫闈可云交相愛否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三以剛居剛威而厲矣上剛居柔威發於信故家可終嗃嗃可防閑於暫若永祚保世非反身不可反身者正内以正外從自身上做起有物有恒以為家則

不則夫子未出於正不免相夷之患

一家男宜健女宜順二以順主中饋四以順主富家俱脩陰教於內女之正也而四陽外脩陽教則閑於初嗃於三威於上皆以健為義惟五用愛然曰假有家則主先主唱乃丈夫制義之事分別男女大義最為明了或曰父母皆稱嚴君文何以女止有順義無嚴義在婦道曰順在母道曰嚴貞靜淑慎順即是嚴如中饋富家不嚴如何成得

䷥ 兌下離上 睽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目不相視曰睽一云目少睛也離為目下乘兌金故睛少初見惡人三見輿上見豕皆以目見為義以非正見故

睽二象與未濟同異而不相向曰睽異而不相用曰未濟

睽與家人皆以二隂為主家人二隂得正故情順而和睽二隂不正故情乖而離二女不同行自其同居時已挾分携之意一腔心事全在所適之家與乍睽而可再合者異此見跡睽非睽而志睽為甚

像抄曰凡君臣朋友性格不同如上火下澤志趨不同如二女同居者皆睽之義

卦備三善而止於小事吉兮崩離析之勢已難復合聯屬補救止於如此雖有斡旋之能進取之據英賢之助終不能混一天下如蜀之鼎足宋之偏安只可名之小事

睽之時不言義而言用不以睽為睽而善用之睽時即合機也如五味之相調如烏附之攻毒皆得用睽之力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而異如儒行云同弗與異弗非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是即此意

彖言異而同象言同而異可見睽之時儘有用處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來自損卦三本陽變陰喪乾之馬今四陰變陽成坎坎亦為馬與初為應象勿逐自復離火有燄難犯又為戈兵應四離體象見惡人

馬所以行者孤子無與喪其馬矣然兩剛合力自足以濟彼此之勢俱孤勢必相就故勿逐自復性質純剛之人疾惡多至太甚雖云獲同德之交亦宜寬非族之拒蓋因所處之勢在睽所以辟咎非其心也以不睽合睽亦是睽時之用合如此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震為大塗艮為徑路二動成震互艮大塗而有徑路象巷二比三避三而後遇五

主在于巷四門未闢居幽深委曲之内不是重門洞開氣象遇之於巷異於幣聘形求者矣但二五君臣之分已定前有阻礙即間道求通竭蹶從王忠貞懇切之心尤可想見雖事涉旁行不為枉道求合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互坎坎為車為曳三居坎下畫象輿曳離為牛前與四比象掣兊為刑又上體離為戈兵刑在上體象

天劓

其人輿中之人也見輿曳牛掣又見輿中之人天而且劓人遭刑僇而至黥其額截其鼻身體傷殘不成人矣上見三為二四所曳所掣疑其變志失守惟見滿面無非瘡痏全不成箇人樣疑之深也但三乃位之所值不幸原其本心未嘗為曳掣所動事久自明卒與上之剛遇遇剛言剛心之人猜狠難釋而卒得與之遇故喜其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體離互坎中虚中實皆有孚象故象交孚

四與初本非相知之深亦無相象之分時方孤立無心作遘而意氣偶同歡然深相結納戮力推誠可與之共濟時艱矣然當睽隔時以無故合若猜閒興而風波起則有孚不終初志阻矣張陳之凶終其明鑒也故厲乃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卦象噬嗑故曰噬膚

二為宗子之家相故得稱宗胡氏曰二言遇主尊之也五言厥宗親之也三為膚二與三非心合常有絕三之意故云噬膚往則二必絕三以應五共往而濟睽矣

鄧氏曰同人于宗同時毋開畛域之塗厥宗噬膚睽時當存繫屬之誼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三互坎坎為豕豕在澤上象負塗坎為車又為鬼看既未濟兩伐鬼方皆離伐坎破幽為明之意一云坎為狐狐執心不定妖鬼所乘坎又為弓為雨弧矢以威天下取諸睽張弧欲伏睽也

從上視三先看是坎故備現諸怪而張弧後知説體故盡消羣疑而遇雨

四之睽孤孤以人左右皆陰無與為耦上之睽孤孤以己執念多疑横生妄見

睽離互坎既未濟離坎合火為水滅出明入幽出人入鬼矣多疑之人正是水勝火揺漾靡定眼前幻出空華故生鬼見

易義古象通卷五